

什么是大学的真谛

刘道玉

摘要: 自大学诞生以来,高等教育界就一直不断地讨论大学的真谛,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所谓大学的真谛,就是关于大学的性质、本质、目的和作用,它集中反映在大学的办学理念或大学的精神。本文简要介绍大学理念的演变,各种大学理念的比较;同时也论述了大学必须与时俱进,传统大学模式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改革,以应对慕课革命对大学模式提出的挑战。

关键词: 大学的真谛;大学的理念;乔布斯之问;大学颠覆性的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2-0126-05

DOI: 10.16493/j.cnki.42-1627/c.2018.02.013

大学究竟起源于何时,历来是众说纷纭。1988年9月18日,欧洲430所大学校长参加了博洛尼亚大学创建900周年庆祝,并且在博洛尼亚的大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正式宣布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其中,基本原则之一是“应当保持道德和学术的独立,不听命于任何政治和经济权力机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培养人才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基本原则。”至今,已经有80多个国家的1000多所大学签署了这项宣言,可见独立和自由的原则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1](P347)}。

近代大学已经走过近千年的历史,据统计,全世界总共有各类大学约3万多所,在校的大学生约1.7亿人。但是,各个国家大学的学术水平相差甚远,这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尽管世界大学数目众多,从教和受教育的人数也以亿万计,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大学的真谛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正确地认识大学的性质与目的,直接关系到他们教与学能否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一、大学的真谛

真谛一词是指事物的本质、根本、精义、要旨和奥妙之所在。顾名思义,大学的真谛是关于大学的本质,亦即大学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古今论者如云,这是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观不同,同时也与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关,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这是毫不足为奇的。

从大学诞生以后,关于大学的理念就一直争议不断,最早论述大学性质的著作应该是英国神学家、哲学家纽曼,他于1873年出版了《大学的理想》一书。他指出:“大学是丰饶之母,对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了如指掌。大学不是铸造厂,不是制造厂,也不是一项单调的工作。”他曾经设想有两类大学,其中一类不为学生提供住宿,也不督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只要学生通过一系列的课程考

作者简介: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试就可以授予学位；另一类大学既没有教授，也根本不安排考试，而只是把一大群年轻人召集到一起生活三四年，然后把他们送出校门，像人们所说牛津大学约六十年来所做的那样。他甚至自问自答地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两者中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才智的训练，我将毫不犹豫地考虑那种既无教授也不考试的大学”^[2](P64-65)。这是纽曼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讲的话，与我在《我的理想大学》一书中说设计的“超级仓储自选模式”的大学如出一辙，值得当今的大学进行改革实验。

19、20 世纪是大学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对于大学本质研究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1945 年出版了他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他说：“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3](P19)

怀特海是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对教育问题有深刻的洞察。英国伦敦恩斯特·本有限公司，根据怀特海生前关于教育的演讲，于 1950 年出版了《教育的目的》一书。怀特海认为：“在古代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门科目。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

德国哲学家康德不仅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而且也是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行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关于这一点基本上获得了教育界的共识，也是由“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关于“大学是学生和教师共同体”演变而来的。这个定义从形式与内容上统一起来了，共同体是教师与学生组成的形式，而联接两者之间的纽带是学术，追求真理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

19 世纪末，欧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传播到我国，于 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应当是不可争议的中国第一所大学。蔡元培于 1916 年 12 月就任北京大学第 14 任校长，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先后任职 10 年，无论是在他个人或是北大校史上，都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4](P5) 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亦秉承这一办学宗旨，所以造就了我国高教史上的奇迹。

在当代，我国教育界的学者亦有不少人论述大学的性质。例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张维迎的《大学之道》，中山大学黄达人等的《大学的根本》和辽宁大学徐平的《大学的真谛》等。概括起来，关于大学的本质或性质的各种观点有：“大学是教授全面知识的机构”，“大学者，智识之府也”，“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大学是学术之公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大学是一个知识社会”，等等。

自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在教育上，功利主义盛极一时，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海斯甚至喊出了“服务应当成为大学唯一的思想。”于是，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迅速传播开来，就连一些研究型大学，也积极加入到为社会服务的行列中来。这个理念的危害性是使大学成为“服务站”，而学术水平急剧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柏拉罕·弗莱克斯纳站了出来，捍卫传统大学的理念，以“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发表了一篇长文，强调纯学术研究和自由探索的重要性，随后于 1930 年出版《现代大学论》一书。他极为尖锐地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在动荡社会里，除了大学再没有哪个机构可以产生理论、分析社会和经济问题，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培养探究和教授真理的人^[5]。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对大学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大学是从事纯学术研究和探究真理的。

在分析和归纳了古今各种大学理念之后，我无意要求各大学统一到一个理念上，这是不可能也

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大学是分为各种类型的,既有“象牙塔”式的,也有“服务站”式的。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在于,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大学。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各类大学要准确地给自己定位,行使自己应该肩负的职能,既不能缺位也不能乱串位。从总体上说,所有关于大学的理念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为“知识论”和“学术论”这两派观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从形式上划分的,大学更深层的真谛却是“启蒙”。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大学的功能,那么不同类型的大学,都可以统一到“启蒙”的理念上来。英国剑桥大学校训是:“此地乃启蒙之所,智识之源”,这是迄今最精辟地阐明了大学的真谛。启蒙是相对于蒙昧而言的,启蒙就是开启蒙昧,启迪智慧,挣脱奴性,解放个性,摆脱束缚,崇尚自由,放飞心灵,激励出创造性的灵感。启蒙是动词,是进行式,是未完成体,是全面的,贯彻在人的学习和创业的一生中。无论是精英大学或是应用型大学,都要以启蒙的指导思想来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学生。通过启蒙能够获得更多和更大的智慧,不管他们今后从事何种职业,智慧都能够帮助他们走向成功,实现每个人的最大的人生价值。

二、“乔布斯之问”的困惑

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天才发明家,他的名字将与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一同被人们铭记。很可惜,他只活了56个春秋,否则他将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6]这就是被称为“乔布斯之问”的问题。他不是给技术提的问题,而是给教育提出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信息时代以后,中国教育界对信息技术加大了投入,但在教育上并没有获得大的产出。又据美国的调查,2006—2007年对2.1万名中学生抽样调查,学生们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与30年前计算机未进入学校和家庭时,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当今以计算机为主的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光电子技术构成的智能化,已经异常凶猛地向我们袭来。在智能产业界甚至喊出了“要用智能技术改变人们的购物方式”,“要用智能技术改变制造业”。但是,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依旧巍然矗立不倒,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教育的特殊性,改变购物和制造业,所改变的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改变教育实质上是改变人,而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可以接受改革,也可能拒绝改革,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二是教育的保守性,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承认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保守性是十分顽固的,其表现就是标准化、统一化、同步化、功利化和形式化。教育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保守的观念、教学方式和习惯也传播下来了。后来的办学者只知道照着前人路子走,弟子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师的教学方法,于是习惯成了自然,而习惯势力是非常可怕的。

美国EDX总裁阿南特·阿嘎沃尔对教育的保守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教育在过去500年中,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上一次变革是印刷机和教科书。”美国X大奖创始人、奇点大学执行主席彼得·戴曼迪斯更是辛辣地嘲讽道:“标准化是教育的原则,统一性是教育预期的结果。同一年龄的所有学生使用相同教材,参加相同的考试,教学效果也按照同样的考试尺度评估。学校以工厂为效仿的对象;每天都被均匀地分割为若干时间段,每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果都以敲钟为号。”本来,学校是教育人的,工厂是造机器的,彼此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实际上现在学校已经沦为制造“像机器一样的人”的生产流水线,难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人基思·西蒙悲叹地说:“科学天才绝灭了!”。

近年来,慕课浪潮声势浩大,席卷世界教育界,大有对传统教育摧枯拉朽之势。可是,至今6年过去了,似乎慕课革命风暴过后,又是一片风平浪静。中国高等教育界不能仅仅沉浸在争排名和创“双一流”的热潮中,还要多听听改革传统教育的声音。过去,美国的大学曾经多次引领世界大

学的变革，这一次又是美国率先掀起了慕课革命，如果我国不迎头赶上，到头来我们又将是亦步亦趋地紧跟，重蹈模仿和移植他人经验的窠臼，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三、大学需要颠覆性的改革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莱塔斯说：“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7](P3)} 依照这个观点，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处于变化中的。大学的办学者、求学者和大学的领导者，都不能把现成的大学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亘古不变的金身。

在最近的 10 年中，世界高等教育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是美国创建了三所新型的大学和三大网络教育平台，让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三所新型大学是：2007 年创办的可汗学院（Khan Academy），2009 年创办的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和 2013 年创办的密涅瓦大学（The Minerva Project）。这三大网络教育平台是：2012 年由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沙巴替安·斯隆创办的 Udacity（网络大学），同样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吴恩达和达芙妮·科勒创办的 Coursera（课时代），以及由哈佛大学和 MIT 共同创办的 ADX（意指 education for X）。这些重大的举措，的确引起了世界教育界的震动。

在三大新型大学中，最为颠覆性的非密涅瓦大学莫属，她是由美国教育界一群大名鼎鼎的人物发起和参与的，其中有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沃顿商学院前院长哈克、美国教育研究会前任会长萨尔曼，以及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科斯林，而科斯林担任首任校长。这个被称为“四无”的大学，即没有固定的校园、没有固定的教师队伍、没有学费、没有托福（TOEFL）和 ACT 考试。但是，她在诸多方面却独树一帜，如以学生为中心，卓越的课程体系，四年中游走于印度孟买、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悉尼、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和南非开普敦等七个城市，构建开放和全球学习环境。他们的目的是，为全球最具智慧、最有积极进取心的学生，提供超精英的本科教育。她在一条说明词中写道：“它，是来颠覆哈佛的！”人们在受到震撼的同时，有理由对她抱有期待，希望她的改革获得成功，并能够在世界大学的改革中引起涟漪效应。

2012 年被称为是“慕课”年，因为美国三大网络教育平台，都是在这一年创建的。所谓慕课就是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全世界的学习者不用走出国门，都能够从网上学习世界最好的网络课程，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动，甚至也可以获得授予的合格文凭，因此深受学习者们的欢迎。正如 edx 创办者所宣称的，要整合哈佛大学和 MIT 两校的教育资源，让世界 10 亿人受益。

MOOC 带来的冲击波是非常之大的，以至于 2012 年 10 月《时代周刊》以《大学已死，大学永存》为题，对 MOOC 进行了深度的报道，探讨了对现在实体大学到来的冲击。慕课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使众多的学习者从传统的课堂中解放出来，使不堪学费负担的家庭品尝到了甜头，但也引起了传统大学办学者的恐慌。一个更为激进的预言是 Udacity（网络大学）的创始人特隆，据他估计，50 年以后大概只剩下 10 所实体大学^[8]。

对于这些预言，我并不完全认同，至少他们对传统大学的保守性估计不足，对于以网络教育代替实体大学也未免太乐观了。我认同网络教育的优越性，但它们仍然不是唯一的形式，传统大学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必须呈多样化的模式，而这些模式都必须回归到大学的本源上来。我十分欣赏一位西方教育家的观点，他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最优秀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相互激励，产生使他们终生受益的智慧。因此，在哪里上大学不重要，获得哪里的博士也

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千方百计激励出青年人的智慧，营造一种让智慧迸发而出的民主自由环境”^①。

自大学诞生至今，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现今大学更好的教育形式，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大学需要颠覆性的改革，而颠覆需要教育家们的智慧，以创造出比传统大学更为开明和更为高效的智知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我深信这一天终于会到来。这些颠覆性的大学，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它们确实是最独特的，将肩负着追求永恒真理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宋文红.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 [英] 纽曼. 大学的理想[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 [3] [德] 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4]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卷3)[M]. 中华书局, 1984.
- [5] 赵小焕. 大学的本质与职能: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3-23(004).
- [6] 王庆环. “乔布斯之问”问出什么教育问题[N]. 光明日报, 2015-12-8(014).
- [7] 张建邦. 知识的爆炸[M]. 台北: 惊声文物供应公司出版, 1971.
- [8] [美] 戴曼迪斯, 等, 著. 富足·改变人类的四大力量[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True Meaning of a University

LIU Dao-yu

Abstract: The true meaning of a university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circle since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ity. Different academic ideas of the meaning have been generated from such discussions. Actually, the true meaning is concerned with the nature, essence, objective and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reflected especially by the idea and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volution of university ideas and compares the diversified ideas of universitie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time and that conventional university mode should be subversively reformed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MOOC revolution.

Key words: true meaning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 idea; Jobs question; subversive reform of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刘传红)

^① 参见薛永:《大学的本质》,载《南方周末》2007年7月17日。